

老殘遊記

繪圖老殘遊記

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

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萊山。山上有一箇閣子，名叫蓬萊閣。這閣造得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十分壯麗。西面看城中人戶，煙雨萬家；東面看海上波濤，崢嶸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，往往於下午攜尊掣酒，在閣中住宿。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，習以爲常。這且不表。却說那年有個遊客，名叫老殘，此人原姓鐵，單名一個英字，號補殘。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，遂取這殘字做號。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殘。不知不覺，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。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原是江南人氏。當年曾讀幾句詩書，因八股文章不通，所以學也未曾進得。教書又沒人請他，學生意又嫌年紀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，因性情迂拙，不會要錢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，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。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呢？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，又無行當可做，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。正在無可如何，恰巧天不絕人，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，說是曾受異人仙術，能治百病。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，學了幾個口訣。從此也就搖個串鈴，替人治病。餬口去了。奔走江湖，近二十年。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有一個大戶，姓黃名叫瑞和，害了一身奇病，渾身潰爛。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。今年治好這個，明年又在別處爛幾個窟窿。歷經多年，沒有人能治得這病。每發總在夏天，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。那年春天，老殘走到這個地方，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。他說法子儘有，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。今且略施小術，試試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遠不發，也沒有什麼難處，只須依着古人方法。那是百發百中的。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。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，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緣，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。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，替他治病。說起來真也奇怪。往年是一處醫好，一處又潰了窟窿。今年雖然小有潰爛，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。爲此黃大戶

家甚爲喜歡。看看秋分已過，病勢是不要緊了。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，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，異常快活，就叫了個戲班子，唱了三天謝神的戲。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開宴，明朝設席，鬧得十分暢快。這日老殘喫過午飯，因多喝了兩杯酒，覺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歇息。歇息，纔開了眼睛，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，一個叫文章，一個叫德慧生。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，一齊說道：「這般長天大日，你蹲在家裏做甚？老殘連忙起身讓坐，說道：『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，覺得怪膩的慌。』」二人道：「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，因此特來約你。車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趕緊收拾行李，就此動身罷。」老殘行李本不甚多，不過古書數卷，儀器幾件，收檢也極容易。頃刻之間，便上了車，無非風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州。就在蓬萊閣下，覓了兩間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，蟹樓的幻景。次日，老殘向文德二公道：「人人都說日出好看，又杜工部詩云：『日出海拋球。』我們今夜何妨不睡，看看日出何如？」二人說道：「老兄有此清興，弟等一定奉陪。」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氣傳光，還覺得夜是短的。三人開了兩瓶酒，取出攜來的殺鰈一面，喫酒一面談心，不知不覺，東方已漸漸放大，光明了其。實離日出尚遠，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談片刻，德慧生道：「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，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？」文章伯說：「耳邊風聲甚急，上頭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這屋子裏煖和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。」各人照辦了，又都帶了千里鏡，攜了毯子，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，到了閣子中間，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，朝東觀看。只見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無際，東北青煙數點，最近的是長山島，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。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嘯，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。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，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，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，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，越緊越不能相讓，情狀甚爲詭譎。過了些時候，就變成一片紅光了。慧生道：「殘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」老殘道：「天風海水能移我情，即是看不着日出，此行亦不爲辜負。」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，說道：「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綫，隨波出沒，定是一隻輪船，由此經過，於是大家皆舉出望遠鏡對著觀看。看了一刻，說道：『是的，是的，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綫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嗎？』」大家看了一回，那輪船也就過去了。慧生還擎著望

遠鏡。左右窺視。正在凝神。忽然大叫。噯呀。噯呀。你瞧那邊一隻帆船。在那洪波巨浪之中。好不危險。兩人齊道。在什麼地方。慧生道。你望正東北。瞧那一片雪白浪花。不是長山島嗎。在長山島的這邊。漸漸來得近了。兩人用望遠鏡一看。都道。噯呀。噯呀。實在危險得極。幸而是向這邊來。不過二三十里。就可泊岸了。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。那船來得業已甚近。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。原來船身有二十三丈長。是隻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樓之上。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。前後六枝桅杆。掛着六扇舊帆。又有兩枝新桅。掛着一扇簇新的帆。一扇半新不舊的帆。算來這船。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喫載很重。想那艙裏。一定裝着各項貨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。男男女女。不計其數。却無篷窗遮蓋風日。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。面上有北風吹着。身上浪花濺着。又溼又寒。又飢又怕。看這船上的人。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。那八扇帆下。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。船頭及船面上。有許多的人。彷彿水手的打扮。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。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。東邊有一塊。約有三四丈長。短已經破壞。浪花直灌進去。那旁仍是東邊。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也漸漸浸入。其餘的地方。沒有一處無傷痕。那八個管帆的。却是認真在那裏照管。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。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。彼此不相關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。男男女女。隊裏亂竄。不知所做何事。用望遠鏡仔細看去。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。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親切。不禁狂叫道。這些該死的奴才。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。他們不知想法補救着。早點泊岸。反在那裏蹂躪好人。氣死我了。慧生道。章哥不用着急。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。等他泊岸的時候。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。正在說話之際。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。拋下海去。扳過舵來。又向東邊去了。章伯氣得兩腳直跳。罵道。好好的一船人。無窮性命。無緣無故。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。豈不冤枉。沈思了一回。又說道。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。何不駕駛一隻去。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。換上幾個。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。何等功德。何等痛快。慧生道。這個辦法。雖然痛快。究嫌鹵莽。恐有未妥。請教殘哥。以爲何如。老殘笑向章伯道。此計甚妙。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。章伯憤道。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。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。不過一時救急。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。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。老殘道。既然如此。他們船上駕駛

的。不下二百多人。我們三個人。要去殺他。恐怕只會送死。不會成功。高明以爲何如。章伯一想。理路却也不錯。便道。依你怎麼樣。難道白白的看他們死嗎。老殘道。依我看來。駕駛的人。未會有錯。只因兩個緣故。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。怎麼兩個緣故呢。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。只會過太平日子。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。他駕駛的情狀。亦有操縱自如之妙。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。所以都毛手毛脚。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。平常晴天的時候。照着老法子去走。又有日月星辰可看。所以南北東西。尚還不大很錯。這叫做靠天喫飯。那知過了這陰天。日月星辰。都被雲氣遮了。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。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。只是不知東南西北。所以越走越錯。爲今之計。依章兄法子。駕駛漁艇。追將上去。他的船重。我們的船輕。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後。送他一個羅盤。他有了方向。就會走了。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。駕駛不同之處。告知船主。他們依了我的話。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。慧生道。老殘所說極是。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。不然。這一船人。實在可危得極。說着。三人就下閣子。吩咐從人。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空手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。一個紀限儀器。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。下了山。山脚下。有個船塢。都是漁船停泊之處。選了一隻輕快漁船。掛起帆來。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。所以向東向西。都是旁風。使帆很便當的。一霎時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。三人仍擎着望遠鏡細看。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。連船上人說話。都聽得見了。誰知道除却管船的人。搜括衆人財物外。又有一種人。高談闊論的演講。只聽他說道。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。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。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。弄得破壞不堪。你們全家老小性命。都在船上。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。就不想個法兒。回挽回挽回呢。真真該死的奴才。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。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。你這先生所說的。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。今日被先生提醒。我們實在感激得很。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。那人便道。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。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。我們捨出自己的本領。頓起精神。拚着幾個人流血。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。你們看好不好呢。衆人一齊拍手稱快。章伯遠遠的聽見。對二人說道。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。早知如此。我們可以不必來了。慧生道。姑且我們將帆落下。幾葉來。必須緩追那船。看他如何舉動。倘真有道理。我

們便可回棹了。老殘道：「慧哥所說甚是，依愚見看來，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，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，騙幾個錢用罷了。」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，緩緩的尾大船之後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，交給說演的人，看他如何動手。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腳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你們沒血性的人，涼血種類的畜生，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？」又道：「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？」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，依着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罵船主的，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，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。那個演說的人，又在高處大叫道：「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？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，還怕打不過他們嗎？」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，也高聲叫道：「諸位切不可亂動，倘若這樣做去，勝負未分，船先覆了，萬萬沒有這個辦法。」慧生聽得此語，向章伯道：「原來這裏的英雄，只管自己斂錢，叫別人流血。」老殘道：「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。」說着，三人便將帆葉抽滿，頃刻便與大船相並，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將上去，走至舵樓底下，深深唱了一個喏，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，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見，倒也和氣，便問此物怎樣用法，有何益處。正在議論，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說道：「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，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，他們是天主教，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，所以纔有這個羅盤。」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，以除後患。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，再用了他的羅盤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，他就要來拏我們的船了。誰知道一陣嘈嚷，滿船的人多爲之震動，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，也在那裏喊道：「這是賣船的漢奸，快殺快殺。」船主舵工聽了，俱猶疑不定。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父，說道：「你二人來意甚善，只是衆怒難犯，趕快去罷。」三人垂淚，連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，看三人下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，打下船去。你想一隻小小漁船，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，頃刻之間，將那漁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沈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

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砸得沈下海去。自知萬無生理，只好閉着眼睛，聽他怎樣，覺得如落葉一般，將身飄飄蕩蕩，頃刻工夫，沈到海底了。只聽耳邊有人叫道：「先生起來罷！」天已黑了，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。老殘慌忙睜開眼睛，楞了一楞道：「呀！原來是一夢。」自從那日起，又過了幾天，老殘回黃大戶的管事人道：「現在天氣漸寒，貴居停的病不會再發，明年如有委用之處，再來效勞。」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，看看大明湖的風景，管事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當晚設酒餞行，封了一千兩銀子，奉給老殘，算是醫生的謝儀。老殘道了謝，也就收拾箱籠，告辭動身。上車去了一路，秋山紅葉，老圃黃花，頗不寂寞。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爲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陞店，將行李卸下，開發了車資酒錢，胡亂喫點晚飯，也就睡了。次日清晨起來，喫點兒點心，便搖着串鈴，滿街逛了一趟。虛應一應故事，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盪起雙槳，朝北不遠，便到了歷下亭前。上岸進去，入了大門，便是一個亭子。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，亭上還懸着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歷下亭子古濟南名士多

上題杜工部句，下署道州何紹基書。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，却沒有什麼意思。復下船向西盪去，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。你道鐵公是誰？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。後人敬他的忠義，所以至今春秋時節，土人尙不時來此進香。到了鐵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宮僧樓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，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，夾在裏面，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，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似的。正在歎賞不絕，忽聽一聲漁唱，低頭望去，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清，同鏡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裏，顯得明明白白。那樓臺樹木，分外光彩，覺得比上頭的那個千佛山還要好看，還要清楚。這湖的南岸上去，便是街市，却有一叢蘆葦，密密遮住，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，一片白花，映着帶水氣的斜陽，好似一條粉紅絨毯，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，實在奇絕。老殘心裏想道：「如此佳景，爲何沒有甚麼遊人？」看了一會，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，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

暗暗點頭道：「真真不錯，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，砌東便是一個荷池，繞着九曲廊，到了荷池東面，就是月門。月門之東有三間舊房，上有破匾，題着『占水仙祠』四個大字。祠內一副舊聯，寫的是：

一盞寒泉薦秋菊，三更畫船穿藕花。

過了水仙祠，仍舊盪船，到了歷下亭的後面。兩邊荷葉荷花，將船夾住。那荷葉初枯，擦的船嗤嗤價響。那水鳥被驚，驚起格格的高飛。那已老的蓮蓬，不斷的綳到船窗裏面來。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，一面喫着，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。老殘纔到了鵲華橋，覺得人煙稠密，也有挑擔子的，也有推小車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擡的藍呢小轎的。看這轎子後面，一個跟班的，戴個紅纓帽子，膀子底下夾了個護書，拚命價飛奔。一面用手巾揩汗，一面低着頭跑。街上五六歲的孩，子不知避人，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。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。那孩子的母親，趕忙跑來問：「誰扯倒你的？誰扯倒你的？」問了兩句，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並不說話。問了半天，纔帶哭道：「這擡轎子的人，他母親擡頭一看，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。那婦人掙了孩子，嘴裏咕嚕咕嚕的罵着，就回去了。」老殘從華鵲橋往南，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。一擡頭，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，有一尺長，七八寸寬的光景。居中寫着「說鼓書三個字」，旁邊一行小字，是「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乾燥」。心知是纔貼的，只不知道是什麼事情。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，一路走着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：「明兒白姐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？」又走到街上，聽鋪子裏有人說道：「前次白姐說書，是你請假的。明兒說書，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，大半都是這話。心裏詫異道：「白姐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？爲甚一紙招貼，便舉國若狂如此？信步走來，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，進得店門，茶房便來回道：「客人用什麼夜膳？」老殘一一說過，就順便問道：「你們此地說鼓書，是什麼頑意兒？何以驚動這許多人？」茶房說：「客人，你不知道，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，用一面鼓，兩片梨花簡，名叫梨花大鼓。演說些前人故事，本也沒甚稀奇。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姐，黑姐姊妹兩個，這白姐名叫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。他十二三歲時，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。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，就到戲園裏看戲，就將什麼西皮二簧，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。什麼俞三勝、陳長庚、張二

奎等人的調子。他一聽也就會了。仗着他的喉嚨。要多高就多高。他的中氣。要多長就多長。他又把南方的甚麼崢嶸小曲。種種的腔調。他都學來。裝在大鼓書的調兒裏面。不過二三年工夫。製出這個調兒。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。聽了他唱書。無不神魂顛倒。現在已有招紙。明兒就唱。你不信去聽一聽。就知道了。只是要聽。還要早去。他雖是一鐘點開唱。若到十鐘點去。便沒有坐位了。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。次日六鐘點起。先到南門內。看了舜井。又出南門外。到歷山脚下。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。已有九點鐘光景。趕忙喫了飯。走到明湖居。不遇十點時候。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。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。那知進了園門。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。只有七八張桌子。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道署定的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。無處插足。只好袖子裏擎了二百錢。送了看坐兒的。纔弄了一條短板凳。在人縫裏坐下。看那戲臺上。擺了一張半桌。桌上放着一面板鼓。鼓上放了兩片鐵簡兒。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簡了。旁邊放了一個三絃子。半桌後面。列着兩把椅子。並無一個人在臺上。偌大個戲臺。空空洞洞。一無他物。看來不覺好笑。園子裏面。頂着藍子賣燒餅油條的。約有一二十個。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。買了充飢的。到了十一點鐘。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。都是官員。着了便衣。帶了家人。陸續進來。不到十二點鐘。前面幾張空桌。俱坐滿了。不時還有人進來。看坐兒也搬條短凳。在夾縫中安插。這一羣人。彼此招呼。有打千兒的。有作揖的。大半打千兒的多。高談闊論。笑語自喧。其餘桌子。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。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。大家都喊喊喳喳。在那裏閒話。因爲人太多了。說的話。都聽不清楚。也不去管他。到了十二點半時候。從後臺簾子裏。走出一個男人。穿了一件藍布長衫。長長的臉兒。滿臉疙疙瘩瘩。彷彿像風乾福橘皮似的。甚爲醜陋。但那人舉止倒還沈靜。出得臺來。並無一語。就往半桌後面。左首一張椅上坐下。慢慢的將那三絃子取來。隨便和了一和絃。彈了一二曲小調。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。後來彈了一枝大調。也不知道什麼牌子。只是到後來。全用輪指。那抑揚頓挫。入耳動心。恍若有幾十根絃。幾百個指頭。在那裏彈似的。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。不絕於耳。却也壓不下那絃子去。這曲彈罷。就歇了手。旁邊有人送上茶來。停了數分鐘時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。約有十六七歲。長長鴨蛋臉兒。梳了一個抓髻。戴了一副銀耳環。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。一

條藍布袴子，都是黃布鑲滾的，雖是粗布衣裳，倒也十分潔淨。去到半桌後面，右首椅子坐下，那彈絃子的，便取了絃子，錚錚鏗鏘彈起來了。這姑娘便立起身來，左手取了梨花簡，夾在指縫裏，便丁丁當當的敲，與那絃子聲音相應。右手持了鼓槌子，凝神聽那絃子節奏，忽羯鼓一聲，歌喉遽發，字字清脆，聲聲宛轉，如新鶯出谷，乳燕歸巢，每句七字，每段十餘句，或緩或急，忽低忽高，其中轉腔換調之處，百變不窮，一切歌曲腔調，俱出其下，以爲觀止矣。旁坐有兩人，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：「此想必是白姐了。」其一人曰：「不是，這人叫黑姐，是白姐的妹子。他的調兒都是他姊姊教，若比白姐還不知差多遠呢。」他的好處，人說得出，白姐的好處，人說不出的。他的好處，人學得到的，白姐的好處，人學不到的。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，誰不學他的調兒呢？就是審子裏的姑娘們，也都學他。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姐的地步。若是白姐的好處，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。說着的時候，黑姐已唱完了，走進後面去了。這時滿園子的人談笑，笑賣瓜子，落花生，山裏紅，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。滿園子裏聽來，都是人聲。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，只見那臺後又出來一位姑娘，年紀約十八九歲，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。瓜子臉兒，白淨面龐，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，只覺秀而不媚，清而不寒，半低着頭出來，立在半桌後面，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，煞是奇怪。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，便有五音十二律似的，又將鼓槌子輕輕的點了兩下，方抬起頭來，向臺下一盼，那雙眼睛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寶珠，如白水銀裏頭，養着兩丸黑晶球，左右一顧盼，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，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。就這一眼，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，比皇帝出來還要肅靜得多呢。連一根鍼掉在地下，都聽得響的。王小玉便啓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，聲音初不甚大，覺得入耳，有說不出來的妙音。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，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喫了人參果，無一孔不暢快，唱了十數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綫鋼絲，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，就能迴環轉折，幾轉之後，又高一層，接連有三四疊，節節高起，恍如由傲來峯西面，攀登泰山的景像。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，以爲上與天齊，及至翻到傲來峯頂，纔見扇子崖，更在傲來峯上，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，更在扇子崖上，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。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

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，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，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，從此以後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細，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。約有二三分鐘之久，彷彿有一點聲音，從地底下發出。這一出之後，忽又揚起，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。這一聲飛起，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，那彈絃子的，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，耳朵忙不過來，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。正在撩亂之際，忽聽霍然一聲，人絃俱寂。這時臺下叫好之聽，轟然雷動，停了一回，鬧聲稍定，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，不到三十歲光景，是湖南口音，說道：「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，有那餘音繞梁，三日不絕的話，我總不信。空中設想，餘音怎能繞梁呢？又怎能三日不去呢？及聽小王先生說書，纔知古人措辭之妙。每次聽他說書之後，總有好幾天，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，無論做什麼事，總不入神，反覺得三日不絕。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，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，三月二字，形容得透澈些。旁邊人都說道：『夢湘先生，論得透闢極了。』於我心有戚戚焉。說着，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，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。這一段，聞旁人說，叫做黑驢段。聽了去，不過是一個士子，見一個美人，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。將形容那美人，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，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，不過數語，這段書也就完了。其音節全是快板，越說越快。白香山詞云：『大小玉珠落珠盤。』可謂盡其妙處。在說得極快的時候，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。聽他卻字字清楚，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。這是他的獨到，然比着前一段，却未免遜一籌了。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，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，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，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

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尚早，王小玉還要唱一段，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，就收場了。當時一闌而散，老殘到了次日，想起一千兩銀子，放在寓中，總不放心，即到院前大街上，找了一家匯票號，是個日昇昌字號，匯了八百兩，寄江

南徐州家裏去。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。向大街上買了一匹繭紬。又買了一件大呢褂面子。拿回寓去。叫個成衣匠做了一身袍褂。因時已九月。天氣雖和暖。倘然西北風一起。立刻便要穿棉了。吩咐成衣已畢。吃了午飯。步出西門。先到趵突泉上。吃了一盤茶。這趵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。在大池之中間。有四五畝地寬闊。兩頭均通溪河。池中流水汨汨有聲。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。從池底冒出。翻上水面。有二三尺高。據土人云。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。後來修池。不知怎樣就低下去了。這三股水。均比吊桶倒出更粗。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。殿前高搭涼棚。設着五六張桌子。十幾條板凳賣茶。以便遊人歇息。老殘吃完茶。走出趵突泉後門。向東轉了幾個彎。尋着了金泉書院。進了二門。便是投轄井相傳。即是陳遵留客之處。再望西去。過一重門。即是一所蝴蝶廳。廳前廳後。均是湖水圍繞。廳後許多芭蕉。雖有幾片殘葉。尚是一碧無際。西北角裏芭蕉叢中。有個方池。大約二丈見方。就是金綫泉了。金綫泉乃四大名泉第二。你道四大名泉。是那四個。就是剛纔說的趵突泉。此刻的金綫泉。南門外的黑虎泉。撫台衙中的珍珠泉。這金綫泉相傳。水中有條金綫。老殘左右看了半天。不要說金綫紋。連鐵線紋沒有見。幸而走過一個士子來。老殘便作揖請教。這金綫二字。有無着落。那士子便拉了老殘的手。薙到池子西面。彎了身。側着頭。向水面上晚着。說道。你看那水面上。一條線。彷彿游絲一樣。發出似赤金的光亮。在水面飄動。看見了沒有。老殘也側了頭。定睛看去。停時說道。看見了。看見了。這是甚麼緣故呢。想了一想。道。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。力量相敵。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線來。那士子道。此泉見於著錄。好幾百年。難道這兩股水力。經久沒有強弱嗎。老殘道。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。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。那士子倒也點頭悟意。說完。彼此拱手各散。老殘出了金泉書院。順着四城而行。過了城角。仍是一條街市。一直向東。這南城外。好大一條城河。河裏泉水澄清。看得河底遊魚水草荇苔。都有一丈多長。被那水流得搖搖擺擺。煞是有趣。走着走着。又見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。許多婦女。坐在池邊石上搗衣。再過去有一個大池。池南數間草房。走到前面。知是一個茶館。老殘便進了茶館。靠北窗坐下。就有一個茶房。泡了一壺茶來。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。却是本地仿造的。老殘坐定。問茶房道。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。可知道在甚麼地方。那茶房笑道。先生。你伏到窗臺

繪圖老殘遊記 第三章

一二

上朝外看，不就是黑虎泉嗎？老殘果然朝外一看，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，是個石頭雕的老虎頭，約有二尺餘長，倒有尺五六寸寬，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，力量很大，從池子這裏直冲到池子那面，然後轉到兩邊，流入城河去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陽漸漸西下的意思，遂付了茶錢，緩步進了南門回寓。到了次日，覺得游興已足，就拿了串鈴，到街上去混混，惹過撫臺門口，望西一條衛街口，有所中等房子，朝南大門，門上貼了高公館三字紅條，門前站了一個瘦長臉的人，穿了件紫綾熟羅棉大襖，手裏捧着白銅水烟袋，面帶愁容。看見老殘，喚道：「先生，你會看喉嚨嗎？」老殘答道：「略懂得一二分。」那人便說：「請裏面坐。」進了大門，望西一拐，便是三間大廳，鋪設也還雅緻，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，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，只畫了一個人物，彷彿似列子御風的形狀，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，筆力甚是雄健。上題着「大風張風」四字，也寫得極好。坐定，彼此問過姓名，原來這人是江蘇人，號紹殷，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。他說：「有個小妾，害了喉蛾，已經五天，今日滴水不能進了。」請先生診視，有救沒有？」老殘道：「須看了病，方好說話。」當時高公，即叫家人到上房，照應一聲，說有先生來看病，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，即是三間上房，進得堂屋，有老媽子掀起西房的門簾，說：「請裏面坐。」走進房門，貼西牆靠北一張大牀，牀上掛着印花夏布帳子，牀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，兩張杌凳。高公讓老殘牀前凳上坐下，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。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，診了一隻，又換一隻。老殘道：「兩手脈沉，是火被寒氣逼住，不得出來，所以越過越重。」請看一看喉嚨。」高公便將帳子打開，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，面上通紅，甚為委頓的樣子。高公將他輕輕扶起，對着窗子的亮光，老殘低頭看了一看，兩邊腫得已將要合縫了，顏色淡紅，看過對高公道：「這病本不甚重，原起只是一點火，被醫生用苦寒藥一逼，火不得發，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，祇須喫兩劑清涼發散藥就好了。」又在自己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，一支喉槍，替他吹了兩口，回到廳房，開了個藥方，叫做「加味甘桔湯」，用的是生甘草、苦桔梗、牛蒡子、荊芥、防風、薄荷、辛夷、飛滑石八味。另加鮮荷梗做引子。方子開畢，送了過去。高公道：「高明得極，不知喫幾帖呢？」老殘道：「今日喫兩帖，明日再來覆診。」高公又問：「診金請教幾何？」老殘道：「鄙人行道，沒有一定的診資，果然醫好了，姨太太的病等我那肚子飢時，賞盤飯喫，走不動時，給幾個盤纏，儘夠了。」高公道：

既如此說，病好一總酬謝罷。請問貴寓何處，倘有變動，可以着人來請。老殘道：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，辭出。從此天天來請，不過三五天，病勢漸退，已經同常人一樣。高公歡喜得了不得，送了八兩銀子謝儀。又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，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，也是個揄揚的意思。誰知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官幕兩途，拿轎子來接的，漸漸有日不暇接之勢。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，是個候補道請的。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：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，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說道：他的班次甚遠，怎樣會補缺呢？右邊的人道：因為他辦強盜辦的好，不到一年，有路不拾遺之風。宮保賞識非凡。前日有人對宮保說，會走曹州某鄉莊過，親見一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，無人敢拾。某就問土人：這包袱是誰的？為何無人收拾？土人道：昨夜裏不知何人將包袱放在這裏。某問：你為何不拾去呢？都笑着搖搖頭道：拾了俺還有一家兒性命嗎？如此可見路不拾遺，古人竟不是欺人的。今日也竟做到了。宮保聽着非常喜歡，所以打聽專摺保他的。左邊的人又道：佐臣是能幹的，可惜太殘忍些，不到一年，站籠站死兩千多人，難道沒有冤枉的嗎？旁邊一人道：冤枉是一定有的，自無庸說。左邊的人道：大凡酷吏的政治，外面都是好看的。諸君記得常剝皮做兗州府時，何嘗不是這樣纔做的人？人側目而視就完了。又一人道：佐臣的酷虐，誠然是酷虐，然曹州府的民情實在可恨。那年兄弟做曹州府的時候，幾乎無一天無盜案，養了二百名小隊，像那不捕鼠的貓兒一樣，毫無用處。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，不是老實鄉民，就是被強盜脅去看守驛馬挑担子的人。至於真強盜一百個中，也選不出一個來。現在被玉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，盜案竟自沒有了。相形之下，兄弟實在慚愧得很。左邊的人道：依兄弟愚見，還是少殺人爲是。此人雖名震一時，將來的果報也不爽。說完，大家說酒也夠了，賜飯罷。飯畢各散。過了一日，老殘無事，在寓中閒坐，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歇下，進來一個人，口中喊道：鐵先生在家麼？老殘一看，便是高紹殷，趕忙迎出，說道：在在，請房裏坐。只是地方卑污，屈駕得很。紹殷說：那裏話！一同走進二門內，朝東兩間廂房，房裏靠南一張甌炕，炕上鋪着被褥。北面一張方桌，兩張椅子，西面放着兩隻小小竹箱，桌上擺列着幾本書，一方小硯，幾枝筆。又有一個印色盒子。老殘請他上首坐了，他隨手揭過書來，細細一看，驚訝道：這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，從那裏得來？此書世上久不見了。季滄葦

黃丕烈諸人俱未見過。要算希世之寶呢。老殘道：「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，又不值錢，隨便帶在行篋，解解悶兒。當小說書看罷了，何足掛齒。再望下翻，是一本蘇東坡手寫的陶詩，就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。紹殷再三贊歎不絕。隨便問道：「先生本是科第世家，為何不在功名上講求，却操此冷業？雖說富貴浮雲，未免太高尚了。罷，老殘嘆道：「足下以高尚二字許我，實過獎了。鄙人並非無志功名，一則性情過於疏放，不合時宜；二則俗說：『攀得高，跌得重，不相攀高。』是想跌輕些兒呢。紹殷道：「昨晚在裏頭吃便飯，宮保談起幕府人才濟濟，凡有所聞，無不羅致於此了。同坐姚雲翁便道：「目下就有一個人在此，宮保並未羅致。宮保急問道：「是誰？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，品行怎樣，而又通達人情，熟諳世務，怎樣怎樣，說得宮保抓耳撓腮，十分歡喜。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個內文案札子送來。那是兄弟答道：「這樣恐不妥當。此人既非候補，又非投效，且還不知他有甚麼功名。札子不甚好下。宮保說：「那麼就下個關書去請。兄弟說：「若要請他看病，那是一請就到的。若要招致幕府，不知他願意不願意。須先問他一聲纔好。宮保說：「很好。你明日就去探探口氣。你就同了他來見我。一見爲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。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。老殘道：「那也沒有甚麼不可。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，我却裝不慣，能便衣相見就好。紹殷道：「自然便衣稍停一刻，我們就去。你到我書房裏坐等。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，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，說着又喊了一乘轎子。老殘穿着隨身衣服，同高紹殷進了撫署。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，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。進了三堂，就叫宮門口。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。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。方到紹殷書房坐下，不到半時，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，身體甚是魁梧，相貌却還仁厚。高紹殷看見，立刻迎上前去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只聽張宮保連聲叫道：「請過來，請過來。便有個差官連聲喊道：「宮保請鐵老爺。老殘連忙走來，向張宮保對面一站。宮保道：「久慕得很，用手一伸，腰一阿，說：「請裏面坐。差官早將簾簾打起，老殘進了房門。深深作了個揖。宮保讓在紅木炕上首坐下。紹殷對面相陪。另外搬了一張方几，凳在兩人中間。宮保坐了，便問道：「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，都出衆的很。兄弟以不學之資，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，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。本省更有個河工，實在難辦，所以弟兄沒有別的法子。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，都想請來，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。倘有見到

的所在。能指教一二。那就受賜得多了。老殘道。宮保的政聲。有口皆碑。那是沒有得說的了。只是河工一事。聽得外邊議論。皆是賈讓之策。主張不與河爭地的。宮保道。原是你看河南的河面寬多。此地的河面多窄呢。老殘道。不是這。麼說。河面窄。容不下。只有伏汛幾天。其餘的時候。水力甚輕。沙所以易淤。要知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。他也沒有辦過河工。賈讓之後。不到一百年。就有個王景出來了。他治河的法子。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。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。與那賈讓之說法。正相反背。自他治過之後。一千多年。沒有河患。明朝潘季馴。本朝靳文襄。皆略仿其意。遂享威名。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。宮保道。王景是用何法子呢。老殘道。他是從播爲九河。同爲逆河。播同兩個字。上悟出來的。後漢書上。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。令更相迴注。兩句話。至於其中曲折。亦非傾盡之間。所能道盡。容慢慢的做個說帖。呈覽便了。張宮保聽了。甚爲喜歡。向紹殷道。你叫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。只便請鐵先生搬到衙門裏來住罷。以便隨時領教。老殘道。宮保雅愛。甚爲感激。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。打算去探望一遭。並且風聞玉守的政聲。也要去考察考察。究竟是何等樣人。等鄙人從曹州回來。再領宮保的教罷。宮保神色甚爲快快。說完。老殘即告辭。同紹殷出了衙門。各自回去。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章

宮保愛才求賢若渴

太尊治盜疾惡如仇

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。即將轎子辭去步行。在街上游玩了一會兒。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。傍晚回到店裏。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來說聲恭喜。老殘茫然不知道是何事。掌櫃的說道。我適纔聽說。院上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。說是撫臺要想見你老。因此一路進衙門的。你老真好造化。上房一個李老爺。一個張老爺。都拿着京城裏的信去見撫臺。三次五次的見不着。偶然見着回把。這就要鬧脾氣罵人。動不動還要拿片子送入到縣裏去辦。像你老這樣。撫臺央出文案老爺來請進去談談。這面子多麼大。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嗎。怎麼樣不給你老道喜呢。老殘道。沒有。的事。你聽他們胡說呢。高大老爺是我替他家醫治了病。我說撫臺衙門裏有個珍珠泉。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

以昨日高大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。那裏有撫臺有請我的話。掌櫃的道：「我知道的。你老別騙我。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，我聽他管家說撫臺進去喫飯。老從高大老爺房門口過，還嚷說你趕緊喫過飯就去約那個鐵公來哪去遲，恐怕他出門今兒就見不着了。」老殘笑道：「你別信他們胡謔。沒有的事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我不問你借錢，只聽外邊大嚷掌櫃的在那兒呢。」掌櫃的慌忙跑出去，只見一個人戴了亮藍頂子，拖着花翎，穿了一隻抓地虎靴子，紫呢夾袍，天青哈喇馬褂，一手提着燈籠，一手拿了個雙紅名帖，嘴裏喊：「掌櫃的呢？」掌櫃連說：「在這兒。」在這兒，你老啥事？那人道：「你這兒有位鐵老爺嗎？」掌櫃的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在這東廂房裏住着呢。」我引你去。兩人走進來，掌櫃指着老殘道：「這就是鐵老爺。」那人趕了一步，進前請了一個安，舉起手中帖子，口中說道：「宮保說請鐵老爺的。安。今晚因學臺請喫飯，沒有留鐵老爺在衙門裏喫飯，所以叫廚房裏趕緊辦了一桌酒席，叫立刻送過來。」宮保說不中吃的，請鐵老爺包涵些。」那人回頭道：「把酒席擡上來。」那後邊的兩個人，擡着一個三層的長方抬盒，揭了蓋子，頭層是碟子小盤，第二層是燕窩魚翅等類大盤，第三層是一個燒小豬，一隻鴨子，還有二碟點心，打開看過，那人就叫：「掌櫃的呢？」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站在旁邊，久已看厭了，聽得叫喚，忙應道：「啥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你招呼着送到廚房裏去。」老殘忙道：「宮保這樣費心，是不敢當的一面。」讓那人房裏去坐坐喫茶。那人再三不肯，老殘固讓，那人纔進房，在下首一個杌子上坐下，讓他上炕，死也不肯。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盃茶，那人忙立起身，請了個安，道謝。因說道：「聽宮保吩咐，趕緊打掃南書房院子，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。」將來有甚麼差遣，只管到武捕巡房呼喚一聲，就過來伺候的。」老殘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那人便站起來，又請了個安，說告辭了，要回衙消差，請賞個名片。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兩弔錢，一面寫了個領謝帖子，送那人出去。那人再三固讓，老殘仍送出大門，看那人上馬去了。方回，老殘從門口回來，掌櫃的笑迷迷的迎着說道：「你老還要騙我，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？」剛纔來的，我聽說是武捕巡赫大老爺，他是個參將呢。這二年裏住在俺店裏的客，撫臺也常有送酒席來的，都不過是尋常酒席，差個戈什來就是了。像這樣尊重俺這裏，是頭一回呢。」老殘道：「那也不必管他，尋常也好，異常也好，只是這桌菜怎樣銷法呢？」掌櫃的道：「或者分送幾個